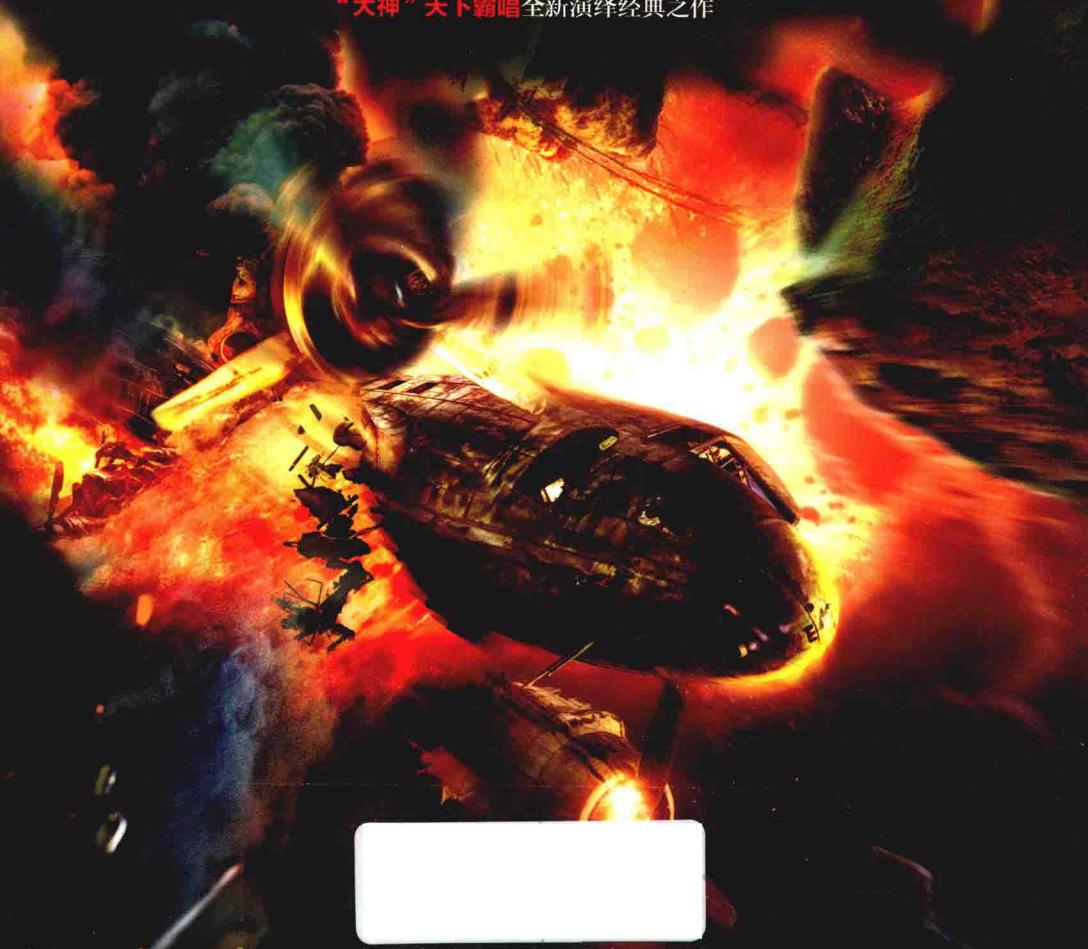


天下霸唱 作品

构建气势磅礴的奇幻世界，彰显东方史诗的瑰丽玄妙

横跨科幻、悬疑，汇集志异、神话

“大神”天下霸唱全新演绎经典之作



迷局昆仑墟 LOST IN KUNLUN

（全新修订版）

伏

魔

篇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天下霸唱 作品

迷航昆仑墟
LOST IN KUNLUN

伏

魔

篇

「全新修订版」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航昆仑墟·伏魔篇 / 天下霸唱著. — 北京 : 中
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90-1931-0

I . ①迷… II . ①天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9199 号

迷航昆仑墟·伏魔篇

作 者：天下霸唱

出版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奚耀华

复 审 人：胡 筏

责 任 编 辑：蒋爱民

责 任 校 对：傅泉泽

封 面 设 计：王 鑫

责 任 印 制：陈 晨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，100125

电 话：010-85923066（咨询）85923000（编务）85923020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85923000（总编室），010-85923020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：clap@clapnet.cn jiangam@clapnet.cn
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223 千字 印 张：18

版 次：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90-1931-0

定 价：39.80 元

引 子

我住的房子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一处“凶宅”。倒不是说这屋里死过人，或者发生了什么凶杀案，而是这周围的一片地区，时常都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，比如人口失踪、车祸事故、目击“UFO”、没有发射源的“幽灵电台”，更有许多种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神秘现象。好像是受到了某种诅咒，噩运始终纠缠着这一带的居民。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，在后面我会陆续讲到。

不过老百姓们往往是比较麻木的，他们看到别人家的天灾人祸，除了看热闹和幸灾乐祸的心理之外，很少往事件的深处去想。他们没想过，为什么这一地区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。

这片居民楼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，是七十年代晚期，著名的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产物，那次大地震的毁灭性力量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，所以那时候盖的楼房都是防震设计，地下打的梅花桩，“号称”能抗八级地震，是真能抗还是吹牛？不来次八级地震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比起现在的豆腐渣建筑，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房子的质量当然是没的说，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，这一地区的房价翻着跟头地往上涨。而且附近还有两个对于这个城市来讲十分重要的因素，造成这一带很难拆迁重新规划。

其一，刚好在我家阳台的后面，是个森林公园，以前是植物园，专门给各机关单位栽种盆栽树苗、草皮等，据说以前城市规模还没扩大的时候，那里就是片老林子，年代有多远，我说不清楚，曾听老人们说那里是古战场。

后来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，再难找出一片绿地，市领导觉得有必要保留下这片植物园，改建成森林公园，也算是给城市加上个空气净化过滤器。所以这片林子就保留了下来，但是公园的范围已经比以前的植物园小了很多。

其二，我们这片居民楼的正对面，有一片平房，也是政府特批不许拆迁的保护地区，因为这片老居民区中心，有一座很出名的城隍庙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在某种默许下，原址上又重建了旧庙。因为有不少台商和海外人士的捐助，新庙极尽华彩美奂之能事，不仅原观尽复，而且气势规模远胜于昔日，如今已经是一处很受欢迎的旅游景点，一年四季，游人如织。

周围的居民，如果没有工作闲散在家的，可以去城隍庙附近做些小买卖，是一项很不错的副业，再加上居民区附近的森林公园也是个休闲的好去处，使得住在这里的人们，都有一种居住在黄金地段的优越感。

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中，我在这里经历的一些事件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引 子 \|

第一卷 梦之卷

第一话 古瓶 \| 002

第二话 离奇的死亡事件 \| 004

第三话 噩梦 \| 008

第四话 来自古玩店的鉴定结果 \| 011

第五话 老外 \| 013

第六话 深夜奇遇 \| 016

第七话 城隍庙 \| 020

第八话 碟空和尚 \| 025

第九话 硕鼠 \| 030

第十话 独目大王 \| 034

第十一话 解梦 \| 038

第二卷 幻之卷

- 第一话 仙境\044
- 第二话 风雨来记\048
- 第三话 冷香堂\052
- 第四话 丁川算卦\056
- 第五话 镇宅宝剑\080
- 第六话 白龙献宝\091
- 第七话 黄河幻布\099
- 第八话 夜宿\112
- 第九话 杀妖\124
- 第十话 血战太原城\135
- 第十一话 劫法场\144
- 第十二话 冯先生剑\162

第三卷 谜之卷

- 第一话 仲夏夜\204
- 第二话 吃饺子\208

- 第三话 解剖室 \ 211
第四话 凶宅 \ 215
第五话 新来的邻居 \ 220
第六话 驱邪 \ 225
第七话 城隍庙 \ 229
第八话 幽灵广播电台 \ 233
第九话 途中惊魂 \ 237
第十话 巡逻车 \ 241
第十一话 小红帽 \ 246

第四卷 雾之卷

- 第一话 午夜听众 \ 252
第二话 迷雾 \ 256
第三话 M 就是凶手 \ 261
第四话 地底洞窟 \ 265
第五话 大殿中的秘密 \ 270
第六话 怪蟒 \ 274

第一卷



梦之卷

第一话 古瓶

有一次，我去湖南岳阳探亲。既然到了岳阳，当然不能不去洞庭湖划船。洞庭湖素有神仙洞府之称，自古以来描写这里景色传说的诗篇不计其数，李白诗云：“淡扫明湖开玉镜，丹青画出是君山。”诗人刘禹锡也吟道：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，遥望洞庭山水色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真是处天上人间。

这日清早，我和同伴租了条小小的渔船，雇了一个五十余岁的船老大掌橹，纵目远望，帆影点点，湖光山色，观之不足，当即搭了这条小船，直往那烟波浩渺之中而去。

我提前买了鱼竿鱼饵，扬言要钓上二三十条肥鱼，就在这舟中煮了，吃个新鲜快活。不过那日天公不肯作美，早上还是碧空一洗，不到中午就飘来几团雨云，四下里阴云一合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。我没带雨具，向船老大借了顶草帽。

我原以为他们的草帽，是那种圆锥状的斗笠，幻想着戴上那样的斗笠再披上件蓑衣，蒙蒙细雨之下在舟中垂钓，也颇有几分诗情画意。钓线沉波荡扁舟，鱼争芳饵上金钩。放歌不知落日斜，悠然忘却江湖愁。那种境界，八成也不过如此了。

不过这些日子的事儿，就没有一件是朝着我期待的方向上发展的，斗笠没有，只有黄席草帽。您看过农民下地干活儿戴的那种草帽吗？就是那种最普通的，可能用得久了，头顶和四周还凹进去一大块。不仅能挡雨，还能接雨。

那雨也下得急，不一会儿，草帽上就积满了雨水，稍微一动脑袋就哗哗地往下淌水。我见天气不好，怕是钓不成鱼了，正想招呼船老大回去，忽然手中一沉，凭力道感觉像是条大鱼咬钩了。我本是坐在船头木板上的，这时兴奋过度，跳将起来，我压根儿不会钓鱼，此时也来不及去看鱼漂的状况，双手一抬，就想把鱼竿挑起来。

谁知手中沉重异常，一抬之下竟没抬动，玻璃钢鱼竿弯成了将近七十度。我怕把鱼竿撅折了，便不敢再用力向上挑，顺着钩上着力的方向把鱼竿放平，心想这鱼太大，不能使蛮力硬拽，我得遛遛它，等它筋疲力尽之时，一举擒之。

随着兴奋的心情平静下来，我发现钩住的好像并不是鱼，我问船老大借了把抄鱼的网兜，从湖里一抄，抄出黑乎乎一团事物。

顾不得把鱼钩、鱼线解开，我连忙从网兜里把那物件掏出来，黑色的是很多水草，鱼钩就是钩在水草的死结上，水草中包着一个古瓶，我用衣服擦去瓶上的淤泥，用湖水涮了涮这个古瓶，细看之下，心中狂喜，这回真得了宝贝了。

瓶体雪白晶莹，光润细腻，材质似玉非玉，瓶身上不知用什么工艺绘着极复杂的图案，山水花鸟，各种异兽，无不栩栩如生。

主体的构图是一座高山，山下绘有一位仙人，青袍长髯，神态潇洒。山上又有一处宅邸，门上有“冷香堂”三字。门前有三朵叫不出名目的异样奇花，中间最大的一朵蓝色，旁边各生有一朵红色小花。鲜花怒放，红蓝相间，悦目已极。

瓶口被一块黑色木塞堵得严严实实，又有防水的金漆黏合，没半分缝隙可以开启，不过用手一晃，感觉里面空空如也，看来应该是个空瓶。

我轻轻抚摩着瓶身，别说这瓶子材料和年代的价值了，凭我的经验，单是这瓶上的图纹，就值个十几万。实在是太不寻常了，我从来没看过有

这种风格的瓶，绝不是近代的款式，寻思回去之后找个懂行的好好估个价，这趟来岳阳真是不虚此行。

这时雨过天晴，长空如碧，我得了个古瓶，没有心思再去游湖，别的闲事就不讲了，没过几天我就带着古瓶回到了家里，一件接一件难以置信的怪事也就随之发生了。

第二话 离奇的死亡事件

回到我家的楼下，只看见围着我家的楼门人头攒动，黑压压地挤满了围观群众，边上又停了几辆警车和救护车，一些警察出来进去地忙个不停，好像是出了什么事故。

我也是个好事之徒，见如此热闹，就急于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。看到人群中有几个相熟的邻居正在交头接耳地聊天，就挤了过去，跟他们打声招呼。

我问邻居老马：“怎么回事，这么多人？”

老马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在电影院工作，戴了副深度近视眼镜，对我说：“你出门刚回来，还不知道吧？咱们楼门里，一楼，就是你家楼下老姚家，一家五口，昨天晚上全都死在家里了。”

这个消息让我听得心里发堵，平时关系都不错的邻居全家竟然都死了，我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。

这时，旁边的邻居闲汉孙国宾说：“昨天白天，不知从哪儿飞来只夜猫子，正落在老姚家门前，那双大眼就死死地盯着他家大门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最后老姚急了，拿棍子把猫头鹰给活活打死，你说怪不怪，那夜猫子被乱

棍打死，直到死都没有要跑的意思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全家就莫名其妙地死了。经常听人说：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这事可真够邪的。”

老马摇摇头说：“也未必是夜猫子，你们晚上也应该都听见了吧？深更半夜的在楼下有人大声地喊老姚和他家里人的名字，那喊声很大，一声比一声瘆人，都把我吵醒了，我还特意拉开窗帘往楼下看，楼下路灯照得雪亮，空荡荡的，人影也没有半个。”

周围的众邻居都连连点头，看来晚上听到喊老姚名字的不止一人，大伙儿全听见了，但是谁也没看到究竟是什么人在楼下喊他。

我问老马：“姚家五口人，老姚和他老婆，两个女儿，一个十七，一个十三，再加上老姚的母亲，怎么会同时都死了？是煤气中毒？还是入室凶杀？”

老马说：“怎么会是煤气啊，这么热的天，哪家不是开门开窗的，我听派出所的民警说，具体死亡原因还要等法医鉴定。早晨老姚大女儿的同学来找她一起去上学，叫了半天没人答应，她见门开着，就进去看了一眼，这一眼差点儿把那小姑娘吓死，五口人都坐在客厅一动不动，是睁着眼死的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。”

我对老马说：“老马您可别吓唬我，他们家楼上住的就是我，他们往上看什么？”

这时，居委会的刘老头儿插嘴说：“他们不是看你家，那是在看进了房里的勾死鬼，你们还别不信邪，平白无故有人喊你们名字，千万别答应，那是勾魂的鬼，你一答应，它就能找到你的住处。”

孙国宾笑骂：“我说老刘头儿，你他妈的好歹也是居委会的，怎么到处传播封建迷信啊？”

刘老头儿怒道：“你这小子懂个屁，前边九号楼的胡家大嫂子，你们都知道是谁吧？”

众人都知道那是个疯婆子，于是点点头。

刘老头儿接着说：“胡家当家的死得早，十年前，胡家嫂子在家做饭，听见楼下有人招呼她丈夫的名字，她一边答应一边往楼下看，结果楼下根本没人。当天就传来消息，她丈夫在车间出事故死了。”

老马说道：“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年头多了，您不提我都快忘了。”

刘老头儿说：“这还不算完，胡家嫂子也是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八年前，跟同学到森林公园，对了……那时候还是植物园，到植物园的一个湖里去游泳，那湖虽然小，但是不是死水，底下是个锅底，谁都不知道下面跟哪儿通着，平时为了安全，用浮标把深水区圈了起来，小孩去游泳都在边上玩，没人敢去深处。结果胡家大儿子和同学们一不小心把球扔到了湖中心，几个人一起游过去捡球，连胡家大儿子在内一下子淹死六个，当时这事全市都轰动了，所有学校都通报，三五年之内再没人敢去那里游泳。”

我们回忆了一下，的确有这件事，一点都没夸张，虽然隔得久了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人们提起那个一下淹死六个人的无名小湖来都是谈虎变色。

刘老头儿问众人：“那孩子是我看着长起来的，特别听话，特别懂事，知道爹死得早娘不容易，放了学就帮家里干活儿，唉……太可惜了。你们知道湖里淹死人的那天，胡家嫂子听到什么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该不会也听见有人喊她大儿子的名字吧？那可真是奇了怪了。”

刘老头儿掏出烟来点上一支，继续说道：“不错，她又听到有人招呼她儿子的名字，从那以后，胡家大嫂就受了点刺激，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儿子，她把小儿子当眼珠子一样看着，寸步不离。五年前的一个清晨，她又听到楼下有人招呼他小儿子的名字，这次，她学乖了，没敢答应。可是她小儿子不知道厉害，听到楼下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以为是同学找他玩，就答应

了一声。出去一看，并没有任何人。小儿子回家之后拿茶杯喝水，喝得急了，一口水呛进气管，就这么给呛死了。从那以后，胡家嫂子就彻底疯了。她家同我住在一个楼里，所以这事的来龙去脉我比较清楚。”

每个人都长吁短叹，替胡大嫂家的事感到难过，正在这时，楼门里陆陆续续地走出来一队人，用担架抬着姚师傅全家五口的尸体，尸体上蒙着白布，看不出来谁是谁，一具具装到车上，疾驰离去。

民警找周围的住户了解了一些情况，然后把封住楼门的警戒线给撤了，住在里面的居民可以进出，一楼中单姚家门前贴满了封条。

我跟几位邻居又聊了一阵子，就起身回家。我家住在二楼，刚好是在姚家的楼上，我进屋之后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找个妥当的地方放好在洞庭湖得到的古瓶，一时也无心去想那瓶子的事。倒了杯水，边喝边想楼下的命案。

一想到姚家五人的死尸，都坐在客厅睁着眼往上看，我就有点起鸡皮疙瘩，我正好也坐在客厅，他们看的位置该不会是我现在坐的方位吧？想到这里，我不敢再坐，去卧室躺在床上抽烟。

我父母都被我大哥接去了长沙养老，这房子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，以前一个人没觉得怎么样，现在楼下死了这么多人，真不免有些胆战心惊。

最近玩得很累，回到家先好好睡上一觉再说，于是找出前些日子医院给开的减压助睡眠的药片服了几片，又躺回到床上，不一会儿睡意就涌了上来。

就在我快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，听到屋里的地板下面“砰砰砰”的有响动，好像是楼下有人用棍子戳天花板，我想起来去看看怎么回事，但是药力发作，身体不听使唤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第三话 噩梦

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极可怕的噩梦。

从床上下来，分不清是什么时候，四周都是黑沉沉的，我头脑一片空白，莽莽撞撞地信步前行。

也不知是怎么走的，没几步远就到了一处乱葬岗子，只见云迷月黑，悲风四起，全身毛发森森俱竖。

环视四周，皆是荒坟野地，有的棺材来不及埋葬，杂乱地摆在路旁，更有几只野狗把坟里的死人刨了出来，正在撕咬死人的肚肠。歪歪斜斜的墓碑上落着几只乌鸦，见有人经过，扑棱棱地飞到半空，狂叫之声凄厉刺耳，深夜听来，尤为可怕。

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只想赶快离开，好不容易寻得一条道路，便顺路匆匆前行。

走了一段，竟又转回那片坟场，连忙再找别的道路，不论向何方向走，最后都转回这片荒坟。

正暗自焦急，忽听有女人啼哭的声音，听声音就在左近，我循声看去，原来有个穿白衣的年轻女子坐在不远处的地上，正扶着半截墓碑呜呜哭泣。

白衣女子见我走近，就止住哭声，问我：“你……是人是鬼？”

我听了大怒，说道：“我当然是人，倒是你比较可疑，你这贼婆娘是人是鬼？黑天半夜在坟地里做什么？”

白衣女子说道：“真抱歉，在这黑夜荒坟之地我实在是怕得狠了，才这么问，既然你是人非鬼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

我问她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认识路吗？”

白衣女子擦了擦脸上的泪痕答道：“我家离此地不远，只因晚上赶路回家，把脚扎伤了，行走不得，你如果肯背我，我就给你指点道路，这里路径繁杂，外人是认不得的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她的脚，果然鞋子下面有不少血迹，看来是踩到了什么尖锐的东西，心想她这么瘦，估计也就是八十多斤，背上她走路倒也使得。于是就把她负在背上，背后轻飘飘的，远比预想中的分量要轻。

白衣女子趴在我的肩头，用手指点远处一片山峰，说道：“前面峰峦密处，就是我家，那山下面有条大路，你可以从那儿回家。”

我有点后悔，太远了，不过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听她的吩咐，便背起她直往那山峰重叠之处前进。

从远处看来，虽然距离远了，但是只要认准了那片山峰的大致方向，走过去也就是了，没想到，那道路极为曲折，山重水复，走了很久也到达不了，反而是越离越远。

身后背的白衣女子也不再说话，她虽然体轻，但是也有个六十来斤，我走得久了，觉得有些累，就想让她先下来，歇一下再继续赶路。我对她说话，她却没半分反应。

鼻中隐隐闻到一股腐臭的气息，我暗道不好：“她可别是拉裤子了，怎么这么大的臭味？”

手上的触觉也不太对头，像是摸着一大块烂木板，我回头一看，直被吓得三魂幽幽，七魄杳杳。

背上的白衣女子不知去向，背着的是一块长满了白毛的烂棺材盖子，上面爬满了蛆虫，一阵阵恶臭，扑鼻而来。

我吓得大叫一声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窗外玉兔西沉，红日初升，已是清晨。